

柱石村怀古

沈潇潇

今年春天,我曾在一次骑行中路过剡江边的柱石村,因匆匆穿行其间,对它没留下特殊的印象。几天前不意与村中一座古宅邂逅,开启了对我柱石村的粗浅探究。

柱石村原在省道江拔线以南的剡江边上,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因避洪灾,部分村民搬迁至江拔线以北的沿山地带,从此村分为下柱石和上柱石两个自然村。这座属于陈氏茂房的宝吉阊门位于下柱村中心,它和南边另一座同样年代的宅第毗连,构成一个建筑群,从基本完好的东围墙长度和房屋面宽估算,此建筑群占地大约有二三亩之多,可谓庭院深深。宝吉阊门的大门没按惯常开在南墙,而是开在西侧围墙,朝西的门楼高高耸立,红石槛框与青砖围墙相映,再有人物山水堆塑相衬,显得雅致又有气派。但眼下门框以南的墙体已倾塌无存,门框南侧幸存的一根石柱已裸露无依,吃力地扛着高峨门楼的一半重量,呈岌岌可危之状,像是一张行将与书脱页的残破封面。距大门内左侧四五米的地方,有一面考究的素面青砖照壁,照壁的基座由青石构成,主体由对称的中间高两侧低的三个长方形组成,虽然北边有一小部分被后砌的墙所遮,但仍不失如一本书的优雅扉页。与照壁相对的仪门也是以青石为基座,门楣上方有砖木雕刻。进仪门即是一长溜正房的檐廊,好似翻开了一本书的正文:正房朝南为二层七开间一弄,廊下为石板铺就的天井,天井东西两侧各有两间偏房。与残

破的大门相比,房舍和天井保存相对完好,但据说近年也有一些精美的构件被人偷走了。今年87岁的陈大模先生介绍说,其父亲在此度过青少年时代并在这里完婚。据此推算,茂房的建筑年代大约在清末,甚至可能更早,而历如此岁月沧桑的院落奉化可能已不太多见了。

意外的是,我在宝吉阊门的大门和照壁之间的围墙上发现了一座营造别致的惜字炉。在古代,人们出于对文化、文字的敬重敬畏,对写有字迹的纸张倍加珍惜,不能随便他用或当作废纸处置,而要送到专门的场所焚化。专门为此而建的惜字炉便应运而生,字纸有了尊严和体面的归宿。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惜字炉,是数年前在象山港畔的唐代古村吴江村。它在一座祠堂、也是书院旧址的围墙边,用三块凿得非常光洁的青石板依院落构建而成,石板间由石柱构连,柱与石板之间严丝密缝,记忆中好像在柱和石板上有些许雕饰,做工之精细透露出当年建造者的情怀。眼前的这座惜字炉高约八十厘米,宽约六十厘米,深约三十厘米,它浑然一体地嵌在围墙上,炉膛藏在墙体里,炉面是一面凸出墙体的镂空砖雕,整体结构有点类似于英式壁炉。可惜炉面在文革“破四旧”时被损,但在上方还可看到明显人为遭损的两个砖雕字——“敬惜”。虽然炉面其他部位的雕刻多已面目全非,但根据可以辨识得到的考究程度,我猜想这里原来非仅有“敬惜”两字,可能还有对联、题文之类的文

字,诸如“毋弃六书片纸,只因一字千金”“废墨收经史,遗文著汉唐”等等。在残损的惜字炉前我想:惜字炉失去其本来用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我们为什么不能善待并保留其已极少量仅存的遗迹,以供后来人体悟前人对文字、知识、文化的敬畏呢?

宝吉阊门的东南角围墙已塌成一个豁口,望出去是另一进院落,可惜房屋已完全倒塌,现场是横七竖八的木头构件和一些包括石础在内的石料,丛从野草从它们的缝隙间生机勃勃地钻将出来。只有这座院落的朝南的大门还高高矗立在那里,以忠诚正直的姿态地守望这片荒芜之境。我们绕道转到门楼南边,见这座门楼并不比宝吉阊门的门楼逊色,门额砖雕上的“亦吾庐”三字出自苏东坡“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之句,想见当年的房主人也是个风雅洒脱之人。但面对眼前墙倾屋圮之状,引发我的不是对风雅的遐想,而是类似苏东坡在《赤壁怀古》里抒发的对“千古风流”终被“浪淘尽”的感慨。此时此刻,我心里不禁又有另一种担忧:宝吉阊门头门那根裸露独立的门柱和西院墙及嵌在院墙上的字纸炉能安然捱过今年夏秋台风季吗?这座“亦吾庐”的门楼又能支撑到何时?此状此情,若再套用一次苏东坡的句子,应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柱石村曾又名住宅,清光绪《奉化县志》有“住宅,一作柱石”的记载。在柱石村我听到的开村传说是:大约在南宋离乱期间,陈氏兄弟三个载着全部家当(包括拆房后的构件)驾船逃难,行到剡江上时一个浪打来,船上的一块柱石(即石础,也有说石柱的)跌

落水中,陈氏三兄弟中的一人看到江北沿江地带草木丰茂,又背靠青山,认为天意指引人居佳处,遂在此下船落脚生根,这就有了柱石村。这么说来,村名柱石、住宅本是相通不悖的,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也在这个择居传说得到了淋漓尽致 的体现。

临离开柱石村时,意外听到一个“发财太公”的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村里有一位陈氏先人,因为家贫如洗,即使到了冬天也穿不起一双鞋子,所以得了个“鹅鸭脚”的绰号。他人穷,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经常帮助缺少劳力的人家干农活。有一天,他干完活,在剡江边洗脚,看到江边遗落着一袋稻谷。他看看四周无人,就一直守候在旁看管,等待稻谷主人出现。其间,江水慢慢涨潮,他就把稻谷一次次往高处挪移。但直至天黑下来,还没等到稻谷主人。他只得把这稻谷扛到家里,准备次日再寻找稻谷主人。半夜里,他隐约听到家里有悉悉索索的细微声响,因为白天的疲倦,他也没在意,又睡了过去。等次日一早起床,他吃惊地发现,不但满屋是稻谷,连屋前的空地上也堆起了小山似的稻谷……在今人看来,这也许只是一个离奇的幻想故事,但这个故事却非常真实地寄托着古人“善有善报”愿景的教化意义。

在返程路上,我寻味着陈氏先祖开基发村的故事和“发财太公”、也是“鹅鸭脚”太公的传说,又油然想到了宝吉阊门那座残损而不掩其精巧的惜字炉。前者无形地活在柱石陈氏后人的口口相传中,后者有形地嵌在陈氏先人故宅的围墙上。它们本是我们可以探寻、追溯的文化之根,却已匍匐在乡野里寂寞多时。

中交人之歌

苏圻雄
广袤的山川,浩瀚的海洋,
繁华的城市,绚丽的边疆,
艳阳中我们神采飞扬,
蓝天下我们驰骋四方。

沸腾的港口,宏伟的桥梁,
斑斓的岛礁,通畅的路网,
新时代铺开锦绣宏图,
新征程我们逐梦飞翔。

我们是光荣的中交人,
壮志凌云把使命担当,
追求卓越,自主创新,
全力为富强的祖国铸造辉煌。

我们是奋进的中交人,
争分夺秒把奇迹开创,
交融天下,建者无疆,
纵情为人类共同体谱写华章。

苏圻雄,中国三沙市荣誉市民,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广东省
作家协会会员,电影《南海风云》主
题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词作者。

这个下午的一半属于委屈的桃

原杰
气温升高 空气中的热情持续膨胀
一群蜂 边分送喜悦边慌乱集合
细枝竖起嫩叶谛听
春雷如约在正午爆响
桃飞快睁眼 却遭雨水冰冷敲打

猝不及防总是突袭预期
桃花盛开 需要晾晒明亮生活的阴暗面
蜂蝶围绕 却始终不肯载你飞天翱翔
双手绑架不了内心深处的影子
前世约定 终究无法代替今生的应答

这个下午的一半属于委屈的桃
另一半属于游丝飘荡蜂蝶无语的思想
选择在灿烂的桃花前痛哭初恋
这是陷阱
一对对男女前赴后继 乐此不倦
天空豁然开朗 思维开始爆炸



踏春

郭宏尉 摄

消失的鸿峙港

以捕捉这些海鲜为生。鸿峙村人利用临港而居的优势,擅长竹排拗蟹,拗捕泽鱼等上层鱼类,又以竹排拖捕虾、贝、螺等。河泊所村擅长采苔条,河泊所村前到鸿峙港口是大片滩涂,生长着优质苔条,是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1970年日商成腾绳吉在河泊所办过苔菜厂,产品远销欧美。当然桐照村的滩涂也产苔条,夏天的苔条厚如棉絮,不作食用,随浪翻滚,称为“倒港苔”,对岸的象山人用船装去当猪饲料或肥料。河泊所村前的“阳湖溪”流到鸿峙港形成的小沙滩称“台白篮”,对面有个“野猪礁”,这里都盛产毛蚶和江珧柱。凤凰山嘴是鸿峙港中地势最险要的地方,水深礁多,多金鲷、黑鲷等珍稀鱼类。鸿峙港还产海参,我曾在凤凰山与南沙山的港口落小海捡到几个海参,这种海参是光滑的,不像

大连的海参有刺,由此我也相信从前家乡婚宴上“参糊”这道菜用的是当地海参做的说法。

当春季桃花盛开的时候,鸿峙港最多的是鲻鱼,宁海人用一种称为“阿网”的方法来捕捞。他们用小船将网悄悄地放入港中,拉开后慢慢靠岸,然后突然起网,将大群鲻鱼捕获。有次春夜我从石弄堂摇舢舨经过鸿峙港,听到滩涂边有轻微的声音,瞪眼一看,原来是大群的鲻鱼在呷泥,我立即用脚猛蹬舢舨,鲻鱼跃窜,檐被撞倒,一条竟跃到船内来,真是意外收获。夏季的鸿峙港白蟹旺发,村民扛着车蟹网去车蟹,我也参与其中,人没在齐胸深的潮水中推网前行,不时起网将捕获的白蟹放入克篓中,几个小时就能满载而归,凉爽而有趣。

如今这些都成了美好的记忆。

歌颂者

南慕容

女儿当初学唱歌,我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她没有那方面的遗传基因。在非黑即白的世界里,如果不是天籁,就意味着你是五音不全的音痴。很不幸,我和老婆都没有音乐细胞。偶尔和朋友在KTV里小聚,别人争抢着做麦霸,我们则是见了麦克风就躲。别人一曲接一曲声情并茂荡气回肠,我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有时候实在躲不过去,只好先打个预防针:“你们唱歌要钱,我们唱歌要命,歌来了,纳命过来!”一曲终了,同志们都笑得岔过了气,有好事者端着啤酒杯上来,作深情安抚状:“哥们,好歹是把歌给完成了。这是一首完成度很高的作品,演绎者用独特的嗓音,给了作品以超越原唱的诠释,有没有导师为他们转身?”

“既然这辈子与唱歌无缘,就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吧。穷不过三代,谁能保证爱因斯坦的下一代中还能出科学家?况且音乐老师说了,女儿的乐感不错,是棵苗子。”没容我争辩,老婆就给女儿报了名,每星期一节课,风雨无阻。一晃半年多过去了,从不见女儿在家里开口唱过,也不知道女儿学了些什么?我忍不住问:“老师有教过你们一首完整的歌没有?”女儿笑而不答,都说唱歌使人快乐,她倒是越来越沉默寡言了。一日送女儿学唱歌,适逢下雨,老天留我,于是堂而皇之地听了一堂视唱课。“米衣衣衣哩,啊啊啊啊啊”,整堂课就是老师唱一句,几个孩子在下面跟着唱一句,反反复去就是几个发声词,听得我昏昏欲睡。

“原来这就是你学的唱歌,整整一节课就唱一个啊字。”回家后,我悻悻地说。

“我想我快得忧郁症了。”女儿说:“最近不知怎么了,爷爷迷上了唱歌,而且唱得还都是流行歌曲。”

院子里飘过来一阵略显苍老不动人的歌声,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没有音乐细胞了。父亲正坐在花盆架下,一边看着手机上的字幕,一边用手指拍打着大腿,“抑扬顿挫”地唱着“红尘情歌”。父亲爱唱歌还是最近换了智能手机的事,叫他孙女帮他下载了全民K歌的APP,在公园里聚集着一帮吹拉弹唱的老年朋友,自带音响设备,唱些红歌戏曲。大概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吧,除了天气晴柔,一早晚去公园溜溜达一趟,开怀痛歌一番,到了家仅多就是哼一两句老歌。作为一个当过兵的老三届,对那个年代的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热爱,他常唱的曲目不是红歌就是军歌。我不爱唱歌,可当年也是港台流行歌曲的发烧友。当我用工作后的半年积蓄买了一个双卡录音机,为录音机传出的“跟着感觉走”的轻快旋律手舞足蹈时,父亲则是愤切地嘀咕着“世风日下”,痛斥这是靡靡之音。可没曾想,当初听到流行歌曲头痛欲裂的人居然会喜欢,而且会在手机上下载歌谱,摘录在本子上。

“有时候,我们真的太低估老头子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了,他现在会用网上的软件录制卡拉OK了,这不‘大家庭’微信群里刚刚发了一首,你猜是什么歌?爱情买卖。”老婆说。

我连忙翻看微信,群里已经炸锅了,全是“舅舅,越来越年轻”“姑父心态真好”等诸如此类鼓励的话,就没一个说唱得好的。“大家都鼓励了,我们不表态怕是要伤老人家的心啊!”点了赞送了花,还违心地来一句:“老爸,唱得真棒。”那边秒回复:“真的吗?我也感觉最近有进步。”女儿突然低下头说:“我不想学唱歌了,这次校合唱队我没选上。”我问:“你们班有几个人选上了?”女儿说:“只有一个人。”我说:“这就对了,你不是第一,还可以是第二。你要学爷爷,精神可嘉!”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院子里过来了,对我女儿说:“你要帮爷爷一个忙,晚上社区在公园里要开个联欢会,我也报了曲目了。但这首歌是男女对唱的,旋律简单,你赶紧学学,我把歌谱带来了。”父亲打开记得满满当当的歌谱本,翻到最新的一页。

“红尘情歌!”女儿说:“爷爷,你也太时尚了吧,居然选了情歌对唱。”我在一旁做思想工作:“你学唱歌也学了那么久,也该上台表演一番了。”女儿对着歌谱轻轻哼起来,没几遍就掌握了歌曲的旋律,原来大半年来老师一直在教一些基础的乐理,这次刚好派上了用场。

没去公园现场看祖孙俩的表演,但回来后女儿像是换了一个人,也许是鼓励的力量吧。父亲的歌谱她奉若至宝,“先不要让我听歌,看看我能不能识谱?”每天一起床就练习着吸气呼气换气,“啊啊啊”地吟哦不停。家里来往着社区里的业余歌唱家,他们交流技巧和心得,也传授一些经验和方法,诲人不倦,毫无保留。在热爱唱歌的道路上,父亲似乎走得越来越远了,他甚至学起了五线谱,一有空就打开手掌,用五根手指比划着音符。女儿会把最新学的唱歌技巧教给父亲,父亲则虔诚记录新学的每一首歌。他们都是生活的歌颂者,有了歌声的滋养,家里的一切都在轻舞飞扬中,盆栽的植物叶子阔过八度,石英钟已为日子修好了不全的音色。

清明时,大家庭的人几乎都到齐了,长辈们说起退休生活,杭州的表姐说:“长寿的第一秘诀是唱歌,自从唱歌以后,你爸的气色变好了,说话中气足了,最重要的是心态变年轻了。”老婆对我说:“你当初不是反对女儿唱歌吗?现在她每天都很快乐,快乐的秘诀在于我不让她去考级,只是单纯地当做爱好。”女儿说:“还记得那天我和爷爷去参加公园里的社区文艺汇演吗?有一个老太太居然唱了《燃烧我的卡路里》,他们这些退休的爷爷奶奶真是越活越年轻,我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唱歌呢?”表哥提议晚上去KTV,来个家庭大联欢。女儿兴奋地唱起了新学的歌:“我想我很快乐,当一个歌颂者。”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三味书店

SUNWAY BOOKSTORE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